



11月29日上午,邮文化节江苏省快递员节的序幕在歌舞声中拉开。赵厚麟刚在前排座位坐下,我就走到他身旁,送我我写的《杨柳依依》一书,还有1999年1月2日、9日的《高邮日报》,上面有我撰写的《赵厚麟从“老插”到国际电联高层官员》。他收下后,说:“明天我们约几位朋友吃早茶,行吗?”我说:“可以。”

于是便有了再次见面晤谈的机会。在一家饭店,赵厚麟约的朋友有倪文才、朱延庆、姜文定,还有他的几位弟弟。吃早茶是既吃又谈。倪文才先生首先打开手机屏幕,一帧合影照片呈现眼前。倪先生介绍,日前万国邮联国际总局长比沙尔·侯赛因、国家邮政总局局长马军胜等嘉宾参观孟城驿、中国集邮家博物馆等处。比沙尔·侯赛因十分赞赏高邮的邮历史源远流长,令人惊叹。

原先赵厚麟约请的还有肖维琪先生,那是因为赵先生首先是从老肖的一篇文章中得知有关孟城驿信息,便萌生了有关修复孟城驿的念想。后来,国家邮电部负责人刘平源等人去日内瓦时,就有了赵先生与其的对接、

这是一个叫“八百亩”的地方,几乎一眼望不到边的田野上,零星散落着一些竹林围着的土坯院宅,一直不见规整的庄台,村民出行只能沿着弯弯扭扭的羊肠小路。除了稻麦两季,这儿的人们喜欢大片大片地种植油菜,并非是老农们怀有赞美和欣赏金色田园的诗心,实在是那个贫瘠的年代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我的三叔家就在这里。

尽管那年油菜长势不好,满眼的油菜花稀疏纤弱,但对于三叔来说却是人生转折的一年,他终于成家了。那年他已近四十岁。三叔并不是本地人,准确地说,他是经建筑公司的同事介绍“嫁”过来的,当地叫“倒插门”。其时,三婶并不是初嫁,她的前夫早年病逝,丢下了一对十来岁的儿女。三叔根本不在乎这些,他看重的是漂泊半生的自己真真切切地拥有了一个家。

三叔原本的家也就是我的祖父家在距此几十公里以外的一个集镇上,家里的房屋几进几出横跨半条街,乡下有田,镇上开店,在当地算是赫赫有名的地主。三叔却是生不逢时命运多舛,还不到十二岁,战火纷飞、父母双亡、兄姐出走、祖产充公等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竟成了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孤儿,成了流浪街头、无依无靠的乞丐。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挨过那个漫长的没有丁点儿温暖的黑夜的。

可想而知,这个家对于三叔是多么地来之不易而弥足珍贵啊!虽是一个破碎贫困的家,却向他敞开了温暖的怀抱。自打进了这个家,三叔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他愿把全部的心

岳母做的鱼头汤

□ 林华

我和妻子已经结婚四年,都说我们的相遇、相识、相爱是上天注定的缘分。我们都是残疾人,我比妻子大十二岁,她是高邮的,我是河南的。我们网恋了六年,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把一切别人认为的虚幻变成了现实。

结婚以后,我去过岳父家很多次,岳父母对我这个残疾女婿关怀备至。岳母知道我是北方人,喜欢吃面食,所以每次去,都会提前给我买好挂面。知道我喜欢吃饺子,岳母学会了包饺子。这一切,让我十分感动。高邮是鱼米之乡,这里的鱼新鲜美味,口感独特。我一直回味着一道美食——鱼头汤,那是岳母给我炖的。

那是我和妻子结婚以后第一次来丈母娘

我们相聚的时候,在热情似火的夏;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已到了落叶缤纷的秋。时间流逝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匆匆。是的,匆匆。匆匆的,是今年的夏日;匆匆的,是我们相聚的时光;匆匆的,是中间相隔的二十年的岁月;匆匆的,更是我们如此迷惘又如此深情的青春。

我常常在想:青春,究竟是什么呢?青春,是一场只愿沉醉不愿醒的梦。在梦里,你还是那个戴着头盔的少年,我们坐着摩托一路飞奔,在落日的余晖里,不会长大不会老。在梦里,你依然会笑意盈盈地走向我,会摸着我的蓬乱的头发,说,“瞧你这一头猪鬃!”在梦里,你还是那个毕业于名校胸怀天下却又总是略带忧伤的青年教师,会在我上课走神的时候敲两下桌子让我专心。在梦里,你仍然那么慢条斯理博古通今,我们叫你老班,但其实你并没有那么老。每次你教训我们的时候,我就想起了

又见赵厚麟

□ 陈其昌

插队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前夕,朱延庆阅看赵厚麟的讲用稿。2003年7月,在《人物》杂志上,朱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国际电联中国第一位高官赵厚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那天吃早茶,朱先生特地将带夜写的一幅书法赠送给赵先生,内容为“厚德麟趾”,既点了名,又赋予深意。

我是从共同的老师金成梁处结识赵厚麟。他文理兼优,遇到我写他的文章出错的时候,他立即通过邮箱将意见发给他的内侄姜俊,然后转告于我,也就有了我后来的“致歉信”。这次会面,他夸奖我的外孙女写他的一篇报道很好,并说了一些鼓励的话。

吃早茶后,赵厚麟与我们分手时说,在任期间,他还有机会回家乡,能为家乡尽绵薄之力是个乐事。

血倾注在这片土地上,要让这个缺少生机的杳见变成美好的家园。田间场上,三婶是把好手,耕地撒肥秧播种挑箩把担都舍不得三叔插手;家前屋后,三叔当仁

不让,拉藤育树养鸡放鸭取鱼摸虾根本无需三婶操心。几年下来,推倒了原先没有院落且西向的土砖矮屋,朝南砌起了三间一厢的大瓦房,用花格砖宽阔地围了个水泥院子,两扇不锈钢大门每天开心地敞着。大门外路南边开了几块菜地,屋后的竹林旁边辟出一处果园,一年四季瓜果蔬菜不断。三叔对两个伢子视如己出,伢子也人前人后地称他“我家爷”。不久儿女远走高飞成家立业了,他操办完他们的婚事却更加惦念他们。他任劳任怨大包小包地往伢子家送田园丰收的果实,鸡鸭鹅,鱼虾蛋,山芋芋头,茭白白果,大椒毛豆茄子黄瓜西红柿,腌制的山芽菜,新榨的菜籽油,不怕路途远,只恨背不动。一次,他踏着三轮车来到几十里远的扬州,扛了一袋二百斤新轧大米气喘吁吁地爬上六楼的儿子家,一看媳妇一人在家,他放下大米旋即悄悄转身下楼走了。三婶经常既心疼又好笑地嗔怪三叔,三叔像个乖顺的小孩一样很受用三婶的唠叨,脸上荡漾着因汗水和付出而满足的憨笑。

三叔心里越来越踏实了。先是拿到了早先打工的建筑公司的退休金,后因为遇到了新政,他又用微薄的劳保存款为三婶补办了医保。现在每晚有菜没菜他都要喝一杯老酒,酒喝得很慢、很慢,抽一会香烟,美滋滋的。

家,有一天早上,我起床来到厨房,一个碗里赫然放着一个鱼头。我悄悄问妻子:“这是什么鱼啊?怎么头这么大,足足有一个碗大!”妻子笑嘻嘻地对我说:“怎么样,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鱼头吧!这是你那偏心的岳母准备给你炖的。”我摸了摸脑袋,迷茫地问妻子:“你还没有告诉我这鱼的名字呢?”妻子不耐烦地瞪了我一眼说:“你管它是什么鱼,就等着中午喝鱼头汤吧!”临近中午,一道道美食摆上了桌,最后压轴的就是那道鱼头汤。岳母给我舀了一勺这道汤,对我说:“林华,尝尝这鱼头汤,你们那边估计很少吃到的。”只见这汤奶白色,没有多余的油。我慢慢用勺子舀起一勺汤送到嘴边,轻轻地喝了一口,一股鲜美的鱼肉香味环绕着味蕾,久久在口腔里挥之不去。我疑惑地问岳母:“妈,这是什么鱼啊?这汤真好喝。”岳母笑着对我说:“这鱼叫花鲢。这汤很香吧?”我连连点头。一道花鲢鱼头汤就这样在我的记忆中久久难忘。

小学语文书上的那句话:他的鞭子高高地举起来,又轻轻地落下。在梦里,我们可以唱歌,跳舞,打牌,聊天,到天明。尽管我既不擅长唱歌也不擅长跳舞,我享受的,只是大家在一起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叫青春。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会想,这些场景,是真实地存在过的吗?还是,它们只存在于我的梦境里?年岁渐长,许多的记忆都已慢慢模糊。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里,青春,愈加像是一个飘渺的不真实的梦。当我们再次相聚,从别人的口中,听到那时候的种种,我才发现,青春不是一座孤岛,它存在于我们共同的记忆里。因为这份记忆,我们互诉衷肠,我们暗自神伤,我们痛哭流涕,我们酒不醉人人自醉。

梦青春

□ 韩道明

醉过方知酒液,爱过方知情重。我们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就是那一杯又浓又醇的酒,让我,一醉二十年。

一声召唤
你来了,我也来了
组合全新的团队
清风如许

驻点巡察
密切不寻常的联系
共同的战斗
凝结特别的情谊
金秋暖阳
晶莹走访的汗水
寒冬核查
一样有挺拔身姿

携手与共的时光
担当的是重托

我们的巡察,我们的歌

□ 谢德宝

更有团结协作的互助
鼓舞彼此

城乡巡察全覆盖
见证组织信任
也见证一路的风雨
我们拥有同一个名字
十一届市委第十轮巡察人
倍感荣光
珍视一辈子

工厂七年

□ 王鸿

我1977年7月高中毕业后,符合留城不下放的政策,于1978年1月分配到县电器仪表厂工作。

电器仪表厂坐落在中山中路西侧,是一个百把人的县属大集体企业,隶属县工业局。带着县计委招工介绍信报到的那一天,才知一起进厂的还有邮中6位同学和红旗中学3位同届生。除2人分在中市口钟表维修店外,我和其他7人被分到电容器车间。

电容器车间是1977年下半年新上的项目,还没有固定的厂房,是借的工艺厂厂房。从通湖路一直往东至化肥厂两侧,集中了几家县属工厂,在路南晶体管厂西侧的就是工艺厂。第一次走进厂区一看,东西各一排平房,前面一片旷地,长满了杂草,与我想象中的工厂相距甚远。

在西侧三大间平房的电容器车间里,我第一次见识了铝电解电容器生产线,也见到了车间吴向荣、王建平、蒋正林等14位师傅。我的第一个工种是跟车间副主任王建平学制离子水,这是为生产工艺提供的专用水。我每天的制作过程是将阴阳离子分别用盐酸、烧碱处理2小时以上,再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后,装入两只自制的有机玻璃容器里,然后在封口端接上自来水进行过滤去除各种杂质,水质标准用专门电流表检测达到6兆即可。每天制作一次,放满两大缸,用水量时需制作两次。因有气味,操作间是用芦席、圆毛毡搭的简易棚,还要戴口罩、皮手套,穿套鞋,系皮围裙,以防灼伤。

可能是在高邮中学担任第六团支书的缘故,不久就经厂团支书曹德林师傅推荐接任了厂团支书。

刚上班那会儿,我还会不会骑车,全靠步行,每天提前一小时从家里出发,生怕迟到。半年后,才凭票在五金公司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

1980年8月,电子工业公司成立。以电容器车间为主,抽调电器仪表厂少数行管、销售、维修人员,合并量具厂,成立了县无线电元件六厂,连同电讯器材厂、电器厂、晶体管厂、

元件一厂、电器仪表厂等5厂,隶属电子工业公司。工厂搬进量具厂厂区,生产环境得以改善,产品产量也逐步扩大。为完成不断增加的订单合同,厂里加班加点干,因而增设了小夜班。用水量随之增大,制水也分成两班轮流倒。上班之余,我积极报名参加县职工学校补习数学、化学、英语等。

1981年上半年,为完善充实厂行政股室,经推荐调我到厂生产科做办事员。1982年3月份,又经厂财务股长周治国推荐,参加省电子工业厅在扬州地区电子干部培训学校举办的全省电子系统会计培训班。4个月的培训,学习了会计原理、工业会计、工业统计3门功课,初步了解了会计基本知识。培训结束我回厂财务股做成本会计,还下功夫练习了算盘。

转眼间到了1984年,这是我最难忘的一年。3月份,经电子公司、县总工会推荐,我和石机厂团总支书记闵宇出席了全省职工读书活动经验交流会,被评为全省职工读书活动先进个人;4月份,在邮参加了扬州职工大学高邮中文班省统考,圆了上大学的梦。

我在少体校的教练、县体委曹主任专门来到六厂,征求我意见是否愿意去体委工作;因是电子公司团委委员,公司人秘科长、团委书记柳亚南推荐我担任公司团委副书记,亦已进入组织程序。在我拿不定主意之时,周治国股长对我说:“小王,去体委、去公司工作都很好,但都解决不了你个人性质。你有没有看到厂大门口张贴的县物价局招考国家干部的通知?你符合报考条件,应该去试试。”在征求父母和女朋友的意见后,我报名参加了招干考试,结果如愿以偿。8月上旬,在收到招干录取通知,即将去扬州广陵区委党校培训前,我先后向曹主任和柳科长作了汇报,柳科长还赠送了我一支钢笔以作留念。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厂长张椿年还特地在他的办公室为我举行了小型欢送会。

工厂七年是我走上社会后人生的重要历练,使我看到了创业的艰辛,学到了守时、吃苦、认真;一路走来,遇见了太多关心我的领导和师傅,使我懂得了感恩。

拖拉机驾驶历险记

□ 黄学根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普通高中曾遵循上级指示,“开门办学”。学些“三机一泵(柴油机、手扶拖拉机、电动机、水泵)的有用知识。我有机会用上了1966年春在南京进修的机电专业知识。学校还特地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我既感新鲜又感责任,有空就练,很快考到了驾驶执照。我正儿八经地教学生学开拖拉机,还忙里偷闲为学校公益装运防震建材,到新华大队装萝卜,远去泰县红旗农场买旧柴油机 etc。我心系安全,仍多次遇险,回放如在眼前。

1975年5月,一天上午,操场教学驾驶。1976届一男同学用摇把发动柴油机时,女生丁蕾突然惊叫起来,她的手指卡进了三角皮带。我赶紧喝停男生,帮丁蕾提皮带挪出手指。手指已勒出蚕豆米大的凹槽。“不得了,你怎么能摸皮带!要是压断了,就闯大祸了!”她苦着脸,吓得不轻。学生初次接触机械,不知深浅。

1975年9月,我一人开拖拉机去一沟窑厂装砖头,用来砌校办厂。走完公路折向北有一小段狭路,本应慢行,可我一咬牙想冲过去,坏了!拖拉机头向左一歪,滑到坎下滩头上,车厢尾巴搁在崖边。正是坦途顺手,春风杨柳;掉进低谷,急得要哭。怎么上来呢,我左

顾右盼,焦急地等着过往行人帮忙。南边来了几个收早工的社员,几个男劳力二话没说,齐发力倒拖车斗,我开倒档,众人一心,拖拉机竟被倒上了岸。

1976年夏,我一人开拖拉机去新华大队挖黄泥,用来搭防震棚。行至天桥南200米,想左转弯回头,下坡,沿小路向南(刚才不应该爬坡上公路)。我一个陡转弯,半个机头已伸出路边。赶紧猛刹,才未冲下坡坎。因惯性,扶手柄猛向前上方抬起,带着我顺势站了起来。民房就在坎下小路紧东边,机头俯视屋檐,下去了便是机毁人伤房损,好险!

1976年深秋时节,一天早上,我叫了学校团委书记胡阿林及同行李老师,3人去一沟附近挖黄泥。去时胡开,回头李驾。李老师六档全速,行到泰山庙南左拐弯上桥前,我没要他换档减速,他慌了手脚,没上桥就凭惯性冲下右边下坎。说时迟那时快,副驾胡阿林飞脚猛蹬刹车,李关了油门。车头铁杠已顶住防震棚的后墙,几块砖都向里移动了。我们赶紧进屋一看,一个小男孩头靠墙,仍睡着未惊醒。我们扑通扑通的心才慢慢放了下来。小孩子家长是个30出头的汉子,衣着简朴。他察看孩子后,接过李老师买来的饼干,竟没说一句不入耳的话。那时民风就是如此地纯正,人们生活虽然清苦,但绝不敲竹杠讹人。

在教育的春天到来之际,我告别了心爱的拖拉机,一头扎进了教学主阵地。